

抒写青春

□ 查仕成

蓬勃的青春

如果青春是一匹勇猛的狼
梦想,就是它坚韧的脊梁
胸怀热血
浪迹四方
从不退缩也从未彷徨

如果青春是一只美丽的凤凰
信念,就是它翱翔的翅膀
俯瞰沟壑
笑对风霜
在生命的长空自由翱翔

如果青春是一棵挺拔的白杨
知识,就是它成长的营养
根须深入土壤
枝干迎着阳光
在广阔的原野蓬勃向上

追梦的青春

青春不是风花雪月的故事
而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一种百折不挠的意志

青春不是一段浮华的时光
而是一串追梦的历程
一串浸润汗水的足迹

青春不是花样的体态
而是一腔澎湃的热血
一腔指点江山的情怀

青春不是描在脸上
而是烙在心底铭在骨骼
镌刻在雄鹰奋飞的翅膀

坚韧的青春

年轻的心充满阳光
有时也失落迷茫
年轻的步伐豪情万丈
有时也疲惫彷徨

年轻的翅膀自由翱翔
有时也容易受伤

年轻就是资本
迷途可以返航
年轻就是希望
像冉冉东升的朝阳

每个人的青春各不相同
有的丰满如牡丹
有的鲜艳如杜鹃
有的清瘦如蜡梅
有的静娴如睡莲

每个人的青春是那么相似
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都有一个如诗如画的背影
都有一支想吼又吼不出的曲调
都有一块秘不示人的伤痕

无论谁的青春
无论什么样的青春
都是生命画册里
最美丽最纯真最值得珍藏的
一帧风景

我爱焦作美

□ 郜希义

北依太行云台山,
雄险奇秀景观相连。
春夏秋冬异仙境,
荣膺世界地质园。
西有神农山同妍,
青天河美赛江南。
欣赏陈氏太极拳,
闻名于世全球传。
南水北调城巾穿,
七桥飞架连两岸。
疑似银河落焦来,
新增漂亮风景线。

南眺黄河嘉应观,
董永孝道传千年。
三国时期司马懿,
军事多谋善权变。
韩愈唐代文学家,
创新发展不一般。
著名诗人李商隐,
揭露腐朽敢大言。
许衡元代朝中官,
吾到陵园敬仰览。
伟大教育天文家,
伟济于民乃典范。
明代名家朱载堉,
律学新说世人赞。
乾隆朝过月山寺,
东览寺院也谋安。

“四大怀药”是特产,
百姓养生美食餐。
高产小麦待收时,
金波滚滚迎流灿。
“六纵四横”河流通,
生态景观画意展。
“五库六湖”添画卷,
水园园林万民欢。
专列游客观有感,
著名煤城换新颜。
扮靓自然宜居地,
焦作发展不简单。

行孝亦有度

□ 陈洁扬

妈妈的妈妈

母亲驾鹤西去已 12 载, 然而仿佛她刚刚离去, 不曾走远, 音容犹在, 往事历历……

所幸在母亲有生之年我们及时行孝了, 心有所安。

自从 1984 年阿爸谢世之后, 我把妈妈从上海接来焦作, 让劳苦了一辈子的妈妈享享清福。我和先生也因此而赢得了孝女孝婿的美名, “文明家庭” 的标牌一直赫然钉在我们家的门楣之上, 未曾褪色。

我们深知, 百善孝为先, 而孝以情为重。孝敬老人贵在精神层面上对老人的尊重、关爱和体贴。我的先生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得体。无论厂里工作有多忙多累, 回到家他必先向妈妈请安, 体贴入微。尽管当初家中仅有一台电视机, 而自己又酷爱看体育赛事, 但总把电视开到戏曲频道让妈妈过足戏瘾。每次出差回来, 总少不了给妈妈的礼物, 如南方的土特产和保健用品等。妈妈对这个女婿总是赞不绝口: “一个女婿半个儿, 可我的女婿比亲儿子还好呢!” 回到上海, 在亲朋好友面前, 她最得意的事也还是夸女婿。

妈妈在我们家是老佛爷, 而爸爸是妈妈的秘书和传话筒。

瞧, 我这夜班还没有下班, 大清早老佛爷电话就来了, 照例先是秘书的一顿寒暄, 之后传达领导的意思: “你妈想去医院看眼睛。” “好, 我下夜班不回家直接去。” 妈妈的眼睛大双眼皮儿, 那叫一个漂亮, 这可不能出问题啊。我边听直想乐, 因为按照惯例老佛爷一般还要亲自说两句的。果不其然, 那边电话未等爸爸说完就被妈妈抢走, 又是叽里呱啦地数落, 然后听到电话里传来爸爸黑黑的憨笑声。

妈妈年轻时漂亮, 上学时, 我常拿妈妈三十岁时的一张相片向同学炫耀有一个漂亮的妈妈。随着年龄的增大, 原本年轻时漂亮得像电视里的播音员的妈妈越来越胖, 而且浑身添了很多的毛病, 比如脂肪肝、糖尿病、腿脚不灵便等, 整日药罐子似的心情也越来越不好, 嘴碎, 总爱嘟囔人。可是媳妇不是自己生的, 儿子又说话不方便, 女儿贴心吧, 又离得远, 最后, 老实嘴笨的爸爸成了出气筒。

有段时间俩人闹得不可开交, 爸爸偷偷打电话让我去。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更何况这两人是生我养我的老爹老妈? 老妈见了我像见了包青天, 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受了好大委屈似的, 说着说着红了眼圈抹起了眼泪。

我晓得是妈妈耍宝。爸爸现在是妈妈的勤务兵加老秘, 原本从不下厨房的他, 自从退休蒸馒头饺子擀面条啥都精通。

趁着他俩还能走得动, 我带他俩去云台山玩。嘿, 一扭脸, 差点笑出声, 只见我家的老佛爷一手搭在

胖女人的诱导下, 武母将自家境遇和盘托出。却不知, 少妇挂在胸前的手机, 将内容原原本本地传送给了“神医”……

她们三人来到那个胡同, 从左边走出个老头, 白胡须、鹰钩鼻, 模样怪斯文, 说是“神医”。他一见武母就说: “别怪不让进家, 你阴气太重, 进谁家妨谁。去年, 你女儿车祸要了命, 对吧? 是你妨的。最近, 你仨儿中的老二还有血光之灾……” 不愧神眼, 可算砸碎了武母! 真是怕啥来啥, 她急求破法。“神医”说: “很简单, 把你所有的钱和金银首饰拿来, 我在真神前供奉一下还给你灾, 灾疾就破了。要快, 不能对任何人讲, 说破就不灵验了。” 武母听过, 觉得全天下唯此唯大, 菜不买了。一輩子没舍打的, 这回花 80 元租车回到 30 公里外的家里, 拿上 1.5 万元和一堆首饰赶回来, 交给“神医”。“神医”让等半小时, 他进去供奉后即刻归还。武母看着“神医”走进胡同, 双手合十, 不停地念叨“阿弥陀佛”……半小时、一小时、三小时过去了, 还不见“神医”露面。武母觉出蹊跷, 便走进胡同, 一看, 傻了眼: 根本没有住户, 胡同两边通透……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爸爸摔着了。老话儿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医生嘱咐不让下床。可是爸爸心疼妈妈, 躺不住, 总想帮妈妈干点家务活。妈妈管不住着急又担心, 心急火燎地把我召回去。听着妈妈数落爸爸不心疼自己已不喝奶不听医生生活,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爸爸只是翻白眼黑黑地笑着不做声。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哭起来……小武问明因由, 拧眉寻思后, 说: “娘, 你先吃饭, 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是我同学, 一定能抓住坏人!”

案是报了, 可破案的希望多大? 谁也没把握。

夜里, 任小武怎样安慰, 娘根本睡不着, 只有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和一声声长吁短叹。这样下去,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不行,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次日 11 时, 小武给娘打电话, 说派出所让去一趟, 让娘别等他吃饭了。下午 2 时, 小武一脸兴奋地回来, 没进门先喊娘, 说逮住坏人了, 非把娘折腾出病不可。这样, 这案必须得破, 他遂在心里如此这般地作了盘算。

孝子小武下班回来, 见冷锅冷灶, 感觉不对劲, 往常娘早做好了饭等

我爸的肩上, 一手扶着我爸的双手。而我爸呢, 微弯着老腰, 肩上挎着老妈的包和伞, 脖子上挂着我妈的专用水瓶,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亦步亦趋, 恁是步步小心。简直就是翻版的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啊! 休息了, 老爸赶紧拿出擦汗的毛巾喝水的水瓶, 而我家的老佛爷接过来很自然地擦汗喝水, 然后随手又递给了老爸。我忍住暗乐, 一张张地给他们留着影, 心里却是一阵阵地感动。

饭菜刚弄停当, 娘灰心丧气跨进门,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说声“儿呀, 娘被骗了。”就嚎